

西方心理学发展简史

陈汝懋 编

华南师范学院教育系

一九八一年八月

PDG

目 录

第一章	古代和中世纪的心理学	(1)
第二章	资产阶级革命早期的哲学心理学思想	(16)
第三章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哲学心理学思想	(30)
第四章	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心理学思想	(50)
第五章	十九世纪的生理心理学	(64)
第六章	冯德和实验心理学的诞生	(79)
第七章	与冯德同时代的德国心理学家	(93)
第八章	进化论及其对心理学的影响	(107)
第九章	美国的机能主义心理学	(120)

西方心理学发展简史

陈汝懋编 1981年7月

第一章 古代和中世纪的心理学

一、古代的心理學

希腊是欧洲古代文化的发展源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希腊社会已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开始解体和奴隶社会露出萌芽的时代。公元前第七、第六世纪时，希腊已进入奴隶社会。那时希腊建立了许多奴隶主成邦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只有奴隶主才有自由，称为“自由民”；而广大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却没有半点自由。他们遭受奴隶主的残酷压迫，象牛马一样的被奴役。被买卖，甚至被杀害。奴隶主的斗争非常激烈。

随着劳动的分工，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希腊奴隶主贵族就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哲学的，科学的和艺术的制作，促进了希腊文化的繁荣，同时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地中海沿岸商业来往的频繁，也出现了以手工业主和商人为代表的新兴奴隶主阶层，他们的利益和世袭的奴隶主贵族发生了矛盾，他们提出要限制奴隶贵族的特权，反对贵族专制的政治制度，另立奴隶主民主的国家，力求使他们也能分享到统治的权利。这样奴隶主阶级内部也开展了尖锐的斗争。

在奴隶社会中，奴隶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他们完全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因而也不能有他们自己的哲学家和哲学思想。奴隶们的思想和要求，只有通过某些奴隶主哲学家的著作透露出来。因而希腊

哲学上的争论主要表现在奴隶主民主派和奴隶主贵族之间的争论。唯物论的思想反映了当时进步的奴隶主民主派的利益，而唯心论思想则是反映了反动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希腊哲学上的争论，正如列宁指出的，主要表现在德谟克利特的唯物论和柏拉图的唯心论的对立。作为哲学的一个部分的心理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奴隶主民主派和奴隶主贵族之间，对世界万物的本源和灵魂，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争论。

德 谟 克 利 特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 460—370 B. C)生于色雷斯的阿布得托城，是一个工商业奴隶主的儿子，他承袭了其父的大量遗产，旅游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等地，著有哲学、数学、物理、天文、生物、法律、语言和心理学等著作，惜已失传，马克思、恩格斯称他是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的唯物论哲学家。在德谟克利特之前，希腊已有许多哲学家就从唯物论的观点来探讨世界的本原的问题。如泰勒斯(Thales 约公元前624—547年)认为世界上的万物都是从水产生出来并复归于水，因而水是世界的本源。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 约公元前585—525年)认为万物的本源是气。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 约公元前500—428年)认为自然界一切物体都是许多物质的小片构成的，他们这种小片叫做“种子”。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 约公元前490—430年)认为一切物体都是由火、气、水和土四种“原素”按不同的数量和比例而构成。尽管他们的说法各有不同，他们都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某些物质构成的，而不是神所创造的。

德谟克利特承袭了希腊早期朴素的唯物论的思想，并且进一步触及到物质结构的问题。德谟克利特认为万物是由物质原子组成的，客

观世界只有原子和虚空。原子的不同结合组成各种各样的物体。原子之间没有质的差别，只有形式、大小、排列、状态上的不同。原子是不生不灭的，它们永远在虚空中运动着。原子结合起来，就形成物体；它们分离开来，就是物体的消失。这是欧洲最早的原子学说。

德谟克利特认为灵魂也是由特别精细的具有最大活动性的原子所组成，人的生命现象和心理活动，都是灵魂原子的活动。灵魂原子也和其他物体一样，当原子分离的时候，就会消失和死亡。

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因为认识它的人类也和世界一样，是由原子构成的。他认为感觉的各种性质是由各种原子的特性所决定的，并且建立了一种极其朴素的理论，即每一个物体的特性，通过“流射”，可以把物体具体而微的形象，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就可以产生各种感觉，例如发光的原子作用于感觉器官，就产生视觉，发声的原子作用于感觉器官就产生听觉。德谟克利特甚至更朴素地认为味觉中的酸觉，是由具有尖锐之角的原子，作用于感觉器官而产生。

德谟克利特还看到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别，他认为感觉只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即暧昧的认识，当知识需要进一步精确而感性认识已不够识别的时候，理性认识就参加进来，理性认识是灵魂的特殊机能。由于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德谟克利特还不知道心理，意识是高度组织的物质的机能，所认为是特别精细的原子的机能，不免带有机械的性质。可是他确认为心理是物质的派生的存在，这就把握了唯物主义的精髓。

柏 拉 图

柏拉图（Plato 427—347年B.C）是苏格拉底（Socrates 469—399B.C）的学生，他们都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表。苏格拉底认为世界上的事物，不受客观规律的支配，

而是出于神的有目的安排。因此，不必去研究客观世界，只要反求诸己，从自己的内心去认识神。他认为一般是和特殊割裂的，而一般是先验的东西，它不仅先于特殊，并且高于特殊。

柏拉图把苏格拉底的这一套唯心论的先验论发挥而成一体系。他把一般叫作“理念”，即各种事物所要达到目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理念”所决定的，事物是“理念”的影子，是变化无常的；而“理念”则是永恒不变而十全十美的。“理念”的世界是永恒不变的真实世界，而我所处的具体的客观世界，则是变化无常的不真实的世界。因此，从物质世界所产生的感性认识是不真实的，要认识“理念”的世界，必须凭借理性。

柏拉图认为精神现象可按高下不同而分成理性、感情和嗜慾三种已具有了心理现象的三分法的初倪。理性位于头脑，感情位于心脏，而嗜慾则位于横隔膜下，理性只有少数天才所具有，而感情与嗜慾，则是一般“自由民”可由感觉器官获得。并且他把这三种精神现象与人的三个等级，即统治者，武士和庶民配合起来，在他们的《理想国》里，“自由民”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是管理国家的统治者，他们的特点是智慧。第二等是保卫国家的武士，他们的特点是勇敢。第三等是从事手工业、商业和农业的“自由民”，他们的特点是节制嗜慾。这三等人各处已位，各尽其能，就能实现柏拉图的所谓“理想国”。由此可知，柏拉图的哲学是为维护奴隶制度的秩序，特别是奴隶主贵族专制的政治制度服务的。柏拉图认为灵魂来自理念世界，灵魂进入身体而支配身体的活动，人体死亡，灵魂又回到理念世界，所以灵魂是永生不朽的，轮廻转世的。

柏拉图也谈到认识、情感和意志方面的问题。他采用了灵魂可以轮廻的观点，认为认识就是回忆，例如我们有一种似曾熟识的经验，可是不能和自己过去的经验联接起来，柏拉图认为这种似曾熟识的经

经，乃是前生曾在别人的灵魂中存在过的经验的追忆。柏拉图认为感觉是在运动中产生，强烈的运动可以产生情感。如果这种强烈的运动是自然的，就产生愉快，否则就产生痛苦。至于意志则由于填补自己的不足所引起，如果我们理解到自己不足的东西，又理解可以补救这种不足的方法，意志就产生了。灵魂中和就是欲望得到满足。

亚 里 士 多 德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年B.C)是希腊极为博学的思想家，他的研究涉及到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物理学、政治学、历史、伦理学和美学等领域。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代表奴隶主中的中等阶层的利益的，基本上是一个唯心论者，可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却动摇于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他不同意柏拉图关于“理念”的理论，把现实世界中的事物看作“理念”的影子和模仿，他认为柏拉图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理念”看作在具体事物之外独立存在的东西，並正确指出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

亚里斯多德对外在世界的真实性并无怀疑。他断言万物有两种根本的要素，即质料与形式，任何事物都是由质料和形式构成。就有生命的实体而言，其质料和形式便是身体与灵魂。虽然灵魂不能离开身体而存在，但是身体与灵魂是一物的两面，因各自变化而可彼此不同。他还认为感觉没有身体则不能表现，可是理性却能离开身体而存在，同时他还认为灵魂是高级的，身体则是低级的，灵魂可主使身体，而身体则听命于灵魂的主使。承认质料即物质的客观存在，这是唯物论的倾向。可是把形式、灵魂、理性等认为高于物质，甚至认为上帝是世界的最高形式，是一切事物的推动者，那就陷到唯心论的泥淖中去了。

亚里斯多德不仅承认外在世界的真实性，并且断言外在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他企图在外在世界中寻找认识的原因，认为认识起源于感觉，而感觉是由外界事物作用于感官而引起的，这就近似唯物论的反映论了。因而列宁说他在认识论上是“密切接近于唯物论的”。可是他同时又局限了感觉的作用，认为感觉只能指向于个别，要指向一般，必须凭藉理性。照他看来，理性带有超感觉的性质，感性与理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真理不存在于感性而存在于理性。这样，亚里士多德就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划了一条鸿沟，假定了超感性的理性的存在，向柏拉图的“理念”靠拢，滑入了唯心论的歧途。正因为亚里士多德在唯物论与唯心论的路线上徘徊，因此列宁称他是“一个迷途的人”。

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一书中，几乎接触到心理学上大部现象，系统地讨论了心理学的各种问题，是欧洲第一部对心理现象进行系统阐述的著作。

亚里士多德认为心灵是一种机能，并不是一种实体；它与身体有密切关系。一个有生命的人的机能，按其复杂程度可分为三个等级。最低的一个级植物性的灵魂，具有消化的机能，是一切生物所共有，其次一级动物性的魂，具有感觉和情慾的机能，为植物所无，仅动物所有。最高一级是人类的灵魂，它具有理性或思维的机能，则仅为人所独有。它们象金字塔那样排列，高级的包含看低级的，可是低级的可不必包含着低级的。但是由于当时生理学的知识还很缺乏，亚里士多德不把理性的灵魂置于头脑，而置于心脏。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感觉，都由外界物体的某些属性所引起。物体某些属性，作用于一种媒介物上，这种被影响的媒介物，又将某种运动传送到感觉器官，于是感觉便产生了。例如发声的物体，发生一种运动，通过声音的媒介物空气的传达，然后进入耳朵，就产生听觉。

又如物体的颜色，作用于一种所谓“透明体”的媒介物上，这种媒介物又将其所受的影响，传达于眼睛，就产生视觉。其他感觉都各有其媒介物，如舌是味觉的媒介物，皮肤是触觉的媒介物等等。他提出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肤觉五种感觉，至今还是主要的五种外部感觉。

亚里士多德把特殊感官的感觉以上，抽象思维以下的好多中间功能归于“共同感觉”，或称为“一般感觉”。这些共同感觉包括比较感觉材料的异同，感知共同的对象，如运动、静止、数目、状态、大小、时间长短等等，其实这已属于现在所说的知觉，他还以为共同感觉执行着感觉的自觉，记忆和想象等功能。

亚里士多德还讨论到我们同时可否感知两种感觉的问题，他认为我们不能把它们辨别开来，两种感觉可复合为一，这就成为现代知觉心理学的先驱。

亚里士多德认为记忆是过去感觉过程的再现。我们在回忆的时候，总是唤起了一些先前的过程，常由一个在我们面前的事物或不在面前的事物所引起，再现出相似的、相反的或相近的事物。亚里士多德虽未正式提出联想的概念，但后来联想心理学提出的某些公认的传统联想律之中，至少他已说过了三条，即类似律、对比律与接近律。

亚里士多德把心理分为认识和欲求两类：他对于认识的看法有如上述，至于欲求则包括情感、欲望、意志、动作等现象。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们都附属于认识过程。情感的发生与感觉有关。每一种感觉都伴随着愉快与不愉快之感。愉快随活动的自由而产生，活动受阻，便产生不愉快。愉快与不愉快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有时愉快占优势，有时不愉快占优势，这样就产生了各种情感。亚里士多德对几种具体的情感，如愤怒、欢乐、痛恨、恐怖和嫉妒等等，都做过精细的分析。

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意志与动作相联系的思想，认为意志是动作

的核心部分。动作由感觉引起，感觉产生以后，理性便自动参加协作，主使筋肉运动，于是动作便产生了。但动作也常与欲望有关，欲望起源于情感上痛苦或得不到满足，为了免除痛苦和求得满足，动作就随着欲望而产生了，这时，作为动作核心部分的意志也产生了。

但是人总是欲望着好的事物，究竟什么是好的事物？则就要靠他的知识和理性。因此，不论是感情还是意志，都为认识过程，特别是理性的支配。一个聪明的人，就是理性的人。

希 坡 克 拉 特

我们在这里还要提到与当前气质学说有关的人，那就是希坡克拉特。希坡克拉特，(Hippocrates, 460—370 B. C) 被称为西方医学的始祖。根据他医学的亲身实践。

希坡克拉特根据恩培多克勒万物由火、气、水、土四种原素构成的观点，把它应用于人的身体，他认为人的身体和世界万物一样，也是由火、气、水、土四种原素构成，这四种原素都有它们特别的性质，如火的性质是热，气的性质是乾，水的性质是湿，土的性质是冷。它们在人们的身体中表现为四种“液汁”如热为血汁，出于心乾为黄胆汁，出于肝湿为黑胆汁，出于胃冷为粘液汁，出于脑。人的身体内具有这四种液汁的混合。如果液汁的混合以血液占优势为特点者称为多血质；如果混合中以黄胆汁占优势者称为胆汁质；如果混合中以黑胆汁占优势者称为抑郁质；如果混合中以粘液占优势者则称为粘液质。人体內某种液体过多或过少，或彼此的结合，缺乏适当的比例，人就感到痛苦。他以为羊癫疯就是由于脑失去了粘液。后人以为希坡克拉特把人分为四种气质，实际上按他的原意，含义是很广的，是指四种液体的配合决定了人的整个体质（当然也包括气质），但不是单指现代心理学所指的气质。后来被误传为气质学说，其实是以后经加伦补充改

进才形成的，巴甫洛夫曾推崇这一气质学说，足见其影响的巨大和深远。

从公元前三世纪起，古代奴隶社会已进入腐朽没落的时期，哲学思想也反映了这种腐朽和没落的情况，出现了各式各样唯心论的派别，适应当时奴隶主统治者的需要，得到广泛传播。但由于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东西方沟通了，工商业也繁荣起来了，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从而也出现了一些继承德谟克利特唯物论路线的哲学家。在这个时期的各派哲学，对于心理学没有什么重要的贡献。当时相对位的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都是偏重于伦理方面的理论，在他们的著作中心理学只占很小的位置。

伊 壁 鸠 鲁 派

伊壁鸠鲁派由于伊壁鸠鲁（Epicurus 341—270 B.C）创而得名。伊壁鸠鲁反对柏拉图的唯心论，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并把它向前发展了。他和德谟克利特一样认为物质世界是唯一实在的世界，整个世界都是物质的原子在虚空中运动，但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之间只有大小、形状、排列、状态上的区别，而伊壁鸠鲁则认为除此之外，还有重量的差别。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伊壁鸠鲁“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知道原子量和原子体积了”。

伊壁鸠鲁认为由于原子是有重量的，因而在虚空中作自上而下的直线式降落；但在运动过程中，由于原子内部的原因而产生脱离直线的偏向，就产生了倾斜的运动。从而引起原子间的冲突，互相结合而成万物。伊壁鸠鲁的这种学说既承认原子向下降落的必然性，又承认原子倾斜运动的偶然性，同时已经猜测到了物运动有其内部的原因。因此马克思在他早期的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对它进行了很高的评价，说它“保卫了唯物论理论”

伊壁鸠鲁派认为“快乐”是至高无上的善，是判断人类行为善恶的尺度，因而被称为快乐主义，这种思想在现代心理学中还有反映。他们的心理学采取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的观点。他们认为灵魂也是物质。身体是由一些粗糙的原子构成，而灵魂则是一组精细的原子构成。灵魂有二类；一类是非理性的，存在于身体各处。一类是理性的，存在于心脏之中，非理性的灵魂，给身体的各部分以生命，而理性的灵魂则执行知识的机能。外界物体流射出一些微分子，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再由感觉器官传到心脏中的理性的灵魂，就产生感觉。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受感觉支配。

斯 多 葛 派

斯多葛的创始人是芝诺（Zeno 336—264 B.C.）。斯多葛派早期还有一些唯物论的成分，后期蜕化为公开提倡野蛮迷信的神秘主义，成为以后基督教神学的哲学基础。

斯多葛派认为人生的目的不是追求“快乐”，而是弃绝绝欲，这种学说后来发展为基督学的禁欲主义。他们把心理活动分为两类，即认识与情感。他们重视理性，鄙视情感。摆脱情感的支配，是他们的理想，也是他们的指导原则。照他们看来，人的灵魂和宇宙的灵魂有密切关系，它的机能即是理性，在于使人类产生不相矛盾的智慧活动。至于情感则是由偶发的冲动所引起。它起源于各种感觉器官及身体的下部，只是一些灵魂的过度的缺乏节制的运动。冷静的理性是高等的，是人的完善知识的来源，而人的真正的品德是由完善的知识产生的。而那些过度的缺乏节制的情感活动是下等的，是万恶之源，必须加以弃绝。他们的这种主张，是和剥削阶级要求广大劳动人民甘当牛马、听受剥削的企图相一致的。

在这两个派别之外，我们还要提出一个作为古代医学发展到高峰的

代表人物，即加伦。他对当时的心理学也有很大影响。

加 伦

加伦(Galen, 130—200年)把当时医学上的一切知识，和与医学有关的各种科学知识，加以整理，溶成一炉，使医学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

加伦对心理学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首先他继承了希坡克拉特的四种液体学说，并把它进一步系统化了，明确地提出了气质分类的学说。他认为多血质的人是热心而好动的人；粘液质的人是冷静而善于思虑的人；抑郁质的人富有毅力，但常抱有悲观的态度；胆汁质的人容易冲动，动作比较激烈。不过他也认为人的行为方式，不仅取决于气质，也决定于他所处的环境。

其次，他增加了神经系统方面的知识，他用了很多事例证明智慧的位置不在心脏，而在于脑部。他明确地指出，神经直接由感觉器官传到脑内，再由脑传到肌肉。他也指出大脑与后脑结构不同，大脑是细致的，而后脑则是粗糙的，并把后脑认为是专司运动的器官。他还认为最高级的理性完全由脑所支配，次一级的生命过程则由心脏来调节，最低级的欲望与情感，则大概起源于肝脏之中。

二、中世纪的心理学

公元五世纪，西欧奴隶社会已陷于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由于奴隶不断发生起义，以及原来居于北方的比较落后的日尔曼部落的入侵，肇致了西罗马的灭亡，和奴隶社会的解体，于是西欧在奴隶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了封建社会，延续了差不多一千年，历史上称之为黑暗时期。

来代替奴隶制度的不是奴隶们在奴隶时代所渴望的天堂，他们在

反抗奴隶主的艰困的斗争，虽然也部分取得了少数土地和某些自由，可是很快地为新兴贵族，执有军事力量的地主阶级夺去了，农民、城市贫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依然十分尖锐。

封建制度的成立，主要的柱石是基督教会，它用上帝的“圣辉”萦绕着封建组织，借以维持封建的统治。它和割据的封建诸侯勾结在一起，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基督教会不仅成为封建制度意识形态的柱石，并且还掌握了中世纪绝大的世俗权力，中世纪的文化和教育完全操纵在教会手里，寺院是当时唯一的文化中心，僧侣是当时唯一的文化代言人。他们企图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找到基督教的哲学基础，把哲学和宗教合而为一，从而曲解希腊的哲学来阐明神学。对于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则目为异端，竭力加以迫害和残杀，教堂顶端闪耀着的光亮，无非是由殉道者的鲜血所染成。在这种窒息的空气里，哲学与科学长期停滞不前，哲学变成了神学的婢女，变成了维护宗教权益的信条。在唯物论思想下孕育着的科学，遭到了摧残和扼杀，正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要是说科学的话，那“只是忠顺于教会的奴婢，不许丝毫跳出信仰所定的范围。简单说，那纵然是什么，也不是科学。”心理学当然也不能避免这种厄运，它也毫无生息地滞留在乌烟障气的基督教义的氛围中，如果有心理学的话，那也只是在曲解的希腊哲学和神学之中偶见的片断而已！

直到十至十一世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逐渐从农业分化出来，商品经济有了发展，工商业城市逐渐兴起，产生了新兴的工商业阶层，也即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由于封建制度妨碍了他们力求发展工商业的要求，逐渐展开了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这种斗争也逐步反映到教会内部，引起了表现为唯实论与唯名论的斗争。唯实论宣传宗教迷信，是宗教用来阻挠科学和自由思想发展的反动工具；而唯名论则代表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反对宗教专断，企图得到思想自由和发展

经验科学的理论武器。唯实论者坚持拍拉图的主张，认为真实的存在是普遍的概念（共相），普遍是一种精神的实体，是个别事物（殊相）的典型。它先于事物而存在，个别事物只是普遍概念的影子或模仿。唯名论者则认为普遍只是事物之名，真实的存在只是特殊的个别事物。普遍只存在于概念中，它只具有诸种个别事物的共同的特点。唯名论企图从感性上可以把握的个别事物出发，而走向普遍概念的确立，从这方面来说，它包含了唯物论的因素，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唯名论认为是中世纪“唯物论的第一次萌芽”。

奥 古 斯 丁

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是经院哲学前身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首先提出理性应当服从信仰，哲学应当服务于神学的思想，并把拍拉图的“理念”视作神在创造世界前的造物思想。奥古斯丁的心理学观点只是散见在他的各种著作之中，无非是为他的神学体系加砖添瓦。

奥古斯丁认为灵魂与身体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它们彼此独立，不过灵魂是主宰，它管理着人们的身体和行为。灵魂遍布于身体的一切部分，不过和脑更有特别的联系。脑从感觉器官接受各种印象，又把冲动输送到肌肉，从而发生运动，但不是反射动作，而是由灵魂来指挥的。

奥古斯丁把记忆、理智、意志等都看作是灵魂的官能，它们具有独立性，而意志是一切官能的基础。以后官能心理学的滥觞，也可说肇始于此。奥古斯丁这些官能最后由灵魂来调节，犹如一个人在集体中与他人的关系，每人都有部分独立的发言权，但都是又要服从最后总的决议，这种论调带有神人同形说的色彩，是为教会专断服务的。

托 马 斯 · 阿 奎 那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是经院哲学体系的完成者，也是中世纪唯实论的主要代表。他歪曲和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抽掉其中唯物论的因素，夸大它的唯心论与目的论方面，用以论证上帝创世和教权与神学高于一切的思想。

阿奎那认为客观的物体是由不少可分析的“神秘形式”或具体性所决定，如鸦片之所以能麻醉是由于它具有“麻醉的本性”，唧筒的活动是由于自然“惧怕空虚”。心理现象同样也由于神秘形式的灵魂决定。

照阿奎那看来，我们的知识，一部分来自感觉，另一部分则有赖于灵魂，灵魂可从其自身发展出感觉，并且能直接认识先天的真理，感觉提供粗糙的材料，灵魂凭借理性把普遍的形式，在感性材料上加上印记，给以极终的真理。阿奎那认为灵魂是神的特创，它虽然与身体接合，但它的智慧方面则完全是超肉体的，并不受身体约束。而相反地灵魂是智慧、感觉，生命三位一体的最后根源，它可以决定感觉、思维、选择等等的活动。阿奎那还认为有超理性的认识，它是上帝启示而产生信仰的真理，理性为逻辑思维服务，而超理性则为信仰服务，这就没他的二重真理论。这一套说法，与其说是心理学，不如说是信仰至上的神学。

与阿奎那同时，由于英国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工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兴起，引起了农村与城市的起义；同英国国王为了反对教皇的专断，提出了教会应该服从于国王的主张，由此而引起的矛盾，也在经院哲学的内部反映出来。因此，尽管在那乌烟障气的宗教氛围里，也出现了唯实论与唯名论的斗争。

罗及尔·倍根，邓斯·司各脱，威廉·奥卡姆

罗及尔倍根(Roger Bacon 1214—1294)是当时英国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他重视经验，认为认识必须依靠经验，并宣称没有什么危险比无知更大，没有什么事物比学问的钻研更有价值。他认为知识有三种来源，权威、理性和经验。而权威的知识又有真伪之别，他尖锐地批判了经院哲学脱离生活实际的烦琐方法，认为只有探究现象因果认识的经验方法才能使问题得到真正和最终的解决。因为只有凭借经验，才能认识现象的原因，离开了经验，就得不到什么认识。因此他重视实验科学，极力对烦琐空谈的经院哲学，终于遭到教会的残酷迫害。

司各脱(Duns Scotus 1270—1308)是当时英国牛津大学的思想家，对自然科学极有兴趣。他严密地批判了阿奎那的神学体系，认为宗教的神秘性非理性所能认识，而只能靠信仰去接近。因此它不能成为科学，因为它能发现任何的事物。他也主张“两重真理”说，即在承认神学的真理之外，还得承认有哲学的真理，这两种真理，各有其不同的来源和范围，可以平行不悖，互不侵犯。其目的是为了把信仰与理智分开，使理智为科学服务，而不为信仰的教条找理由。司各脱以神学争论的形式，不是直截地而是胆怯地提出了思维是物质的属性的问题。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神是可能的话，是否会赋予物质以思维的能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司各脱“为要实现这个圣蹟，他乃求助于万能的上帝，也即是强迫神学来宣传唯物论”。并指出“唯名论是英国唯物论者理论的主要成份之一，而且一般说来它是唯物的最初表现”。

奥卡姆(约1300—1350)进一步发展了唯名论的思想。